

收藏家王雪：中日民間交流踐行者（上） 以「置換」促珍寶歸故國

日本文物與藝術品收藏家王雪，以七千件日本古瓷器，從日本置換回二十件中國珍貴文物，其中十七件唐宋元字畫出自吳道子、周昉、黃荃、米友仁、趙佶、趙構、馬遠、馬麟、李唐、朱德潤、虞集等之手，每位作者的名字皆如雷貫耳。這些曾東渡日本的藝術品，重歸故國，既是民心所向，亦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日民間與文化交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艷華

五月的末尾，記者身臨大收藏家王雪位於北京歡樂谷附近的儲寶庫，只見滿屋沿牆而立高聳至天花板的鐵架上，疊放的木匣環堵如壁。一隻木匣，裝一幅日本古畫，而這樣的木匣，王雪多達一萬五千隻。實際上，字畫只是王雪眾多收藏門類的一種。在這處儲寶倉庫的各個房間，密集的貨架上置列着日本武士刀、瓷器等。而這一儲寶庫，僅僅是王雪儲寶倉庫的其中一處。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王雪涉足日本藝術品和文物收藏。經近四十年網羅，所藏日本文物和藝術品三萬餘件，藝術門類眾多，藏品時代跨越日本1500-1600年代歷史，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幾乎可以與日本國立博物館分庭抗禮。村山富市、福田起夫等在內的五位前首相，以及日本前議長倉田寬之在內的65位日本眾參兩院議員參觀了王雪的珍寶，驚愕不已。

王雪說，用以置換十七件中國唐宋元字畫以及三件北魏時期佛造像的七千件日本古瓷器，在記者抵達之前的一個星期左右，已經運走交付日本一家藝術收藏機構。七千件日本瓷器，原本星散四野，一件一件納入彀中，煞費心血。這些日本古瓷器儼如他的子嗣，如今易手，對王雪而言內心依依不捨。顯然，他在取捨之間，經過了深思熟慮的權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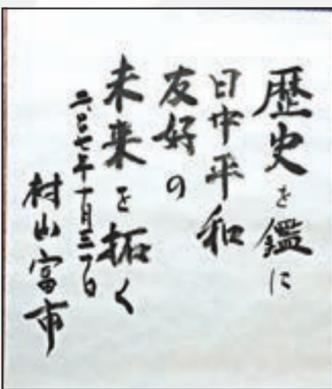
收藏規模名噪日本

王雪收藏日本文物之舉被日本國內媒體廣泛報道，日本人對他的收藏規模與品味嘖嘖稱歎。因其收藏，王雪在日本社會的知名度非同尋常，他接觸了日本政經及文化界的眾多高層人士，一些甚至成為知交。2018年5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日本時指出，兩國間應該推動民間與文化的交往互動。而四十年來，王雪在這一方面身先士卒。毋庸置疑，他是中日民間與文化交流的使者。王雪說：「日本前議長倉田寬之參觀我們的展品之後，說：『沒有中日友好和平，就沒有亞洲和平，沒有亞洲和平，就沒有世界和平。』可以說，中日民間與文化交流極為重要。」

他所致力建設的外國藝術博物館，亦是為中日之間的文化與民間交流搭建一個重要平台。據王雪透露，大概二十餘萬日本



日本文物與藝術品收藏家王雪（左）與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合影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參觀王雪的珍藏之後題字

民眾前往中國參觀過他的日本文物與藝術展品，一旦外國藝術博物館大功告成，這一數字將會繼續攀升。在中日之間穿梭幾十年，絲絲勾連的人脈渠道，使王雪偶逢如此一個與日本收藏機構置換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契機。王雪感機不可失，與日本方面商談接洽，最終促成十七件唐宋元珍貴字畫和三件中國北魏時期的佛造像，踏上回歸故國之路。

中、日收藏之道有差異

與王雪進行藝術品置換的日本藝術機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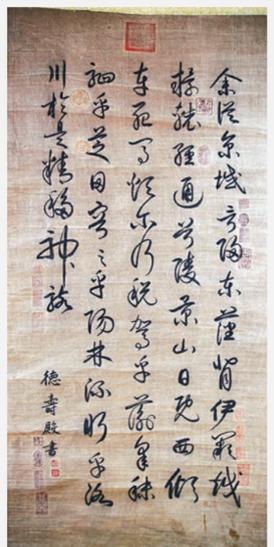
周昉的畫(局部)



吳道子的畫



郭熙的畫



宋高宗趙構的書法作品



李唐的畫

眾多，皆是藏有中國文物與藝術品的藝術機構。據了解，日本現藏中國古代文物與藝術品多達幾百萬件，這一數字觸目驚心。中國字畫流入日本主要有兩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在十二至十四世紀，稱之為「古渡」；第二次浪潮發生在二十世紀前三十年。

古渡時期，中日兩國的收藏文化迥然有別。自元代起，中國南宋院體畫獨標高格的因素（如純熟的技巧、惟妙惟肖的描摹等）已不被推崇，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用筆的法度、個性化的手筆、畫作中的「氣韻」，這些因素成為選擇收藏品的標準。但此標準無法為當時的日本人認同，宋代

院體畫風「宋元畫」、「禪宗畫」仍在日本受推崇。而進入第二次浪潮，二十世紀早期日本收藏家學習並做做了中國的鑒藏傳統，購入畫作大體上與中國的藏家類同。中日兩種收藏傳統還存在着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中國收藏家希望藏品都帶有大家名的署款，即使那些款識並不一定可靠；「小名頭」對他們沒有吸引力。中國收藏家一般認為，那些名列正典的藝術家才是偉大的藝術家。在日本則相反，小名頭的優秀作品亦被珍視，包括那些在中國畫家傳記中難覓蛛絲馬跡的畫家。古渡時期崇尚中國繪畫的日本人(僧侶和幕府將軍)非常賞識南宋院體畫風的作品，儘管它們都出自畫院外的無名畫家之手。中日兩種不同的鑒藏傳統體系產生出「兩個不同的藝術價值」。

萬象靈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豪

石濤八大合繪意外現「三胞」 劉海粟美術館邀公眾解疑

盛夏酷暑，上海劉海粟美術館以一組頗具特色和藝術收藏價值鎮館藏品，使觀者在「異議與析」中欣賞大家的藝術造詣，激發大眾對古畫的探秘興趣。

是次題為「天潢貴胄——從館藏石濤、八大山人合繪《松下高士圖》談起」現正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舉行，展覽圍繞館藏作品《松下高士圖》的初步研究展開。石濤和八大山人，同屬「清初四僧」、同為「帝王貴胄」，並在藝術上獨樹一幟，但兩人卻一生未曾見面，合作傳世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2638件館藏中，有一幅石濤和八大山人的合作山水——《松下高士圖》，這幅作品在1995年美術館開館展後幾乎沒有公開展出，時隔23年，「天潢貴胄——從館藏石濤、八大山人合繪《松下高士圖》談起」再次將這幅作品呈現在公眾眼前。

然而，在未展出的23年中，館藏的《松下高士圖》並非被束之高閣，尤其在2012年，劉海粟美術館為舉辦上海美專成立百年展覽，無意借到唐熊（字吉生）與張大千1928年合臨的《石濤豈敢八大君》，此畫除了右十多張大千長款外，與《松下高士圖》如出一轍，《石濤豈敢八大君》的意外發現讓研究人員疑叢叢生，《松下高士圖》和《石濤豈敢八大君》究竟是何種關係？或者說，介於張大千的「作偽」功力，《石濤豈敢八大君》真如題跋

所言是張大千、唐吉生臨石濤、八大之作？

隨着研究的深入，在中國台灣一本印刷品上又發現一圖與以上兩幅作品基本一致，只多一處跋文，更多信息因為圖片模糊難以辨識。這第三張圖的出現，使對石濤、八大合繪之圖的研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這三件相同畫意的「三胞胎」章法佈置如此相像，現散落在不同的地方，這裡面又有什麼故事？

這一切由《松下高士圖》延伸而出的疑問，在劉海粟美術館將它們一一羅列，等待着普通公眾的探索和解謎。此次展出的館藏除《松下高士圖》外，還包括八大山人《行書》、《孔雀竹石圖》，以及石濤《竹溪琴隱圖》和《黃山圖》。劉海粟美術館副館長阮峻表示：「希望借由類似展覽，將劉海粟美術館的館藏作品帶着故事性地陸續展出，也將一段時間內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此次展覽將持續至9月3日，展覽期間將以茶會雅集的方式邀請沈虎、韓天衡等書畫研究者從不同角度解讀作品。



左至右依次為：《八大山人訪大滌草堂圖》、《石濤豈敢八大君》、《松下高士圖》



原濟（石濤），《溪南八景圖之梅溪草堂》（張大千仿），上海博物館藏

八大山人、石濤，《松下高士圖》，紙本設色，253.2 x 135.6cm，1701年，劉海粟美術館藏（真跡展出）

藏訊

韓美林設計《己亥年》特種郵票 以工匠精神打造中國郵票



設計圖稿

日前，由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主辦的「《己亥年》特種郵票印刷開機儀式」在北京郵票印刷局舉行，當天活動揭曉了《己亥年》生肖郵票的設計圖稿，並正式啟動《己亥年》生肖郵票印刷。

《己亥年》生肖郵票由韓美林設計，據了解，第一圖名為「肥豬旺福」，肥豬肚藏乾坤，憨態可掬，以奔跑的動態表現靈動生風的喜感，象徵着正在奔向美好的生活；第二圖名為「五福齊聚」，兩隻大豬和三隻小豬同時出鏡，其樂融融，體現出「全家福」的概念，也寄託了新春時節閤家團圓、五福臨門的美好祝福。

李丕征副總經理在致辭中表示，中國郵政堅持以「工匠精神」打造中國郵票。第四輪生肖郵票深挖文化理念，提煉出「家」的核心概念，使生肖的形象特點與中華傳統

家國情懷巧妙結合，賦予了生肖郵票「閤家歡」的生動設定。

第四輪生肖郵票的一大亮點就是找回第一輪生肖郵票的設計師再度創作生肖郵票。時隔36年，無論設計師還是集郵愛好者都經歷了不同的人生階段，同時集齊兩輪生肖郵票別具意義。活動現場，韓美林、王剛講述了自己與郵票多年的不解之緣，分享了熱愛藝術、樂享收藏的人生故事。

據了解，本次《己亥年》特種郵票印刷開機儀式同時也是「2018集郵周」主題活動日「樂郵己亥」的重要活動之一，開機儀式通過騰訊新聞直播，全國集郵愛好者在直播中不僅可以看到《己亥年》郵票真容，還可參與搖號抽獎，贏取《己亥年》郵票大小版折扣購買資格等福利。2019年1月5日，《己亥年》特種郵票將正式發行。

文：張夢薇